

师说

名人堂

# 《巴蜀全书》总纂、《儒藏》主编舒大刚④： 生命虽会老去 但思考当更加深邃

一个学者是如何炼成的？人一生的时间很长，但关键处往往就那么几步。在舒大刚学有所成的道路上，哪些有益的滋养和教诲，起到特别关键的作用？这样的回顾，对后辈学者也是很好的启发。

## “边城少年”的出发点

沈从文在小说《边城》开篇写道：“由四川过湖南去，靠东有一条官路。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，有一小溪，溪边有座白色小塔，塔下住了一户单独人家。”“将近”到了湘西边境，同时又有茶峒之名的，此地很可能就是地处重庆、贵州、湖南三省市交界的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。舒大刚的家乡正是在这个脚踏三边、鸡鸣三省的地方。秀山至今仍留存着众多的边城印迹：青石老街、翠翠岛、一脚踏三省、风雨亭等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舒大刚得到父亲、老师的栽培，一步步走上亲近学术乃至学术立身之路。

“父亲就是我的启蒙老师。他曾跟我说：不管什么境况，社会都需要有才干的人。一定不要虚度光阴。”正是在父亲的鼓励之下，舒大刚早早意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。1970年，舒大刚小学毕业升入初中，遇到了一个叫王绍华的老师。时人称其迂腐，但在舒大刚看来，这是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师。“他影响了我，让我一直没放弃读书。”

1975年，舒大刚读高中。有一天他正在参加劳动，突然被班主任余子尤老师叫去，让他看当天《参考消息》上的一条消息。消息大概意思是，今后国家将恢复从应届高中生中通过考试录取大学生的办法。余子尤老师勉励舒大刚要做好准备，一旦机会来了，要争取考上大学，这又坚定了他默默学习的信念。高考恢复后，舒大刚为了能尽快减轻家庭负担，想填报中专。余老师跟他说，要考还是考大学，平台更宽，人也有更高的远见。“要读书，不要混。要考大学，长见识。这些建议，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。”舒大刚回忆说。

## 进入象牙塔遇良师

1978年，舒大刚考上南充师范学院（今西华师范大学）历史系。当年10月下旬，舒大刚担着铺盖卷、洗脸盆，从秀山大山里出发，经过长途汽车颠簸、乌江汽轮的洗礼，翻开了人生新的篇章。他还记得，当时前来接他的是刚上几个月学的七七级同学、仁寿人刘俊儒，“当我被引进设置在川北行署大院里的校园中，感觉这所学校的规模几乎与秀山县城相当，真像一座城镇！我第一时间便爱上了这所改变命运的大学。”

其时南充师院历史系实力突出。当时四川全省只有两所高校有历史学硕士的授予权，其中一个就是四川大学，另外一个就是南充师院。本科四年的学习中，舒大刚遇到一批学业扎实、治学严谨的良师，给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打



舒大刚接受封面新闻采访。徐语杨摄

下深厚的根基。

“姚政先生讲先秦史，贾君义先生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，阎邦本先生讲隋唐史和两宋史，阮明道先生讲辽金元明清史，夏承光、王涤蓉先生讲中国近代史，谢增寿、王治平先生讲中国现代和革命史，向洪武先生讲世界上古史，贾问津先生讲世界中古史……”回忆起当时的老师阵容，舒大刚至今还感慨，“当时讲中国古代史，每一段都有专门的老师讲，名家荟萃。每个老师对每一段历史，都讲得非常深。”

作为新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大学生，舒大刚和同学们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分外珍惜。上课时认真听讲、抢着提问，下课就跑到图书馆排队借老师开列的参考书，饭后第一时间去阅览室抢占座位，早晨起来在花园里晨读，一旦有学术报告就早早去占位子。“当时从来没听说过谁翘课或者缺席这种情况。”舒大刚说。

1982年，学业优秀的舒大刚毕业后获得留校工作的机会，被分配到历史文选教研室工作。他先是协助唐友勤老师担任82级的助教；同时参听龙显昭老师为中国古代史进修班开设的《两汉



《儒藏精华》

经学》课，初窥经学门墙；又听《汉语大字典》编审之一的周开度先生为文史二系青年教师开设的“文字音韵训诂”课，弥补了许多小学、经学知识。他还在李耀先先生带领下做蜀中大儒廖平的选集。李耀先是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，当时同钱穆等人交往，旧学功底、写诗水平都很高。

1983年，《文心雕龙》专家杨明照先生在川大中文系办了古籍整理研修班。在南充师院工作的舒大刚被推荐参加学习。这又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机会。当时研修班的师资之强，可谓群星闪耀。



川大《儒藏》。

文字学由经本植老师讲，训诂学由张永言老师讲，音韵学是赵振铎先生讲，文献学就是杨明照先生自己讲，敦煌学是项楚先生讲，三苏研究是曾枣庄先生讲。当时还开了一个工具书使用的课，是李崇智先生讲。“那些课程真是纯正又扎实，基础又实用。课余我还选听过历史系彭裕商的古文字，哲学系贾顺先、刘蕴梅等的中国哲学史等课，系统弥补了文史哲方面的知识。那一年真是胜读十年书。我们后来从事古籍整理的基本理论、基本方法都是那个时候奠定的。”舒大刚说。

1988年，为进一步深造，舒大刚到吉林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，后来又又在吉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导师金景芳先生是马一浮、谢无量的弟子。金景芳先生抗战期间就在东北大学（1938-1946年）任教，又在乐山复性书院待过，他对四川非常有感情，对来自四川的舒大刚非常友好亲近，“金老师人很和蔼，把他的真功夫、真本事、治学方法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。跟着金老师研究先秦文献，主要就是研究儒家文献，在今天看来，算是在他那里奠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，那就是儒学。”

## 人生苦短学问长

1993年毕业，舒大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，同年被分配到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至今。回想过去，一步一个脚印。南充十年，为舒大刚提供了从事学术事业的基础和机会。在川大和吉大的问学，为他奠定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功夫和门径。在川大古籍所的工作和科研至今已近30年，则是舒大刚在学术路上不断跋涉、不断探索收获的时期。他先是辅助《全宋文》扫尾工作10年，同时主编《儒藏》近20年，现又总纂《巴蜀全书》已逾10年。

“人生有多少个10年呀！”回顾匆忙的人生，舒大刚感慨良多。1978年考上大学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，弹指一挥间，一晃40余年过去。“开启了这么多课题，有的还处于半成品状态，有的还未完全出版，真正的学术价值还未发挥出来，自己想说的话、想产出的学术精品、想达到的社会效果，都还有待进一步开拓和深入。但人生的旅程却要鸣金收兵了！回顾我这一路踉跄走来，虽然小有所得，但却是播种很多，收获却少。比之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，仍然是沧海涓滴、泰山鼠坻。”舒大刚倍感压力。

谈到接下来的心愿，舒大刚说，就是集中精力，尽快将《儒藏》《巴蜀全书》保质保量出版，还要将《中国儒学通案》《经学文献通史》等修订完毕，方不负学生的追随和自己的初心。“当然更重要的是，还应当更加精细地体会生命的价值，更加真切地品味学术的真谛。生命虽然会渐渐老去，但思考应当更加深邃。唯有深思熟虑，方能创新创造；唯有与时俱进，方才不负此生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 
实习生 朱翼帆